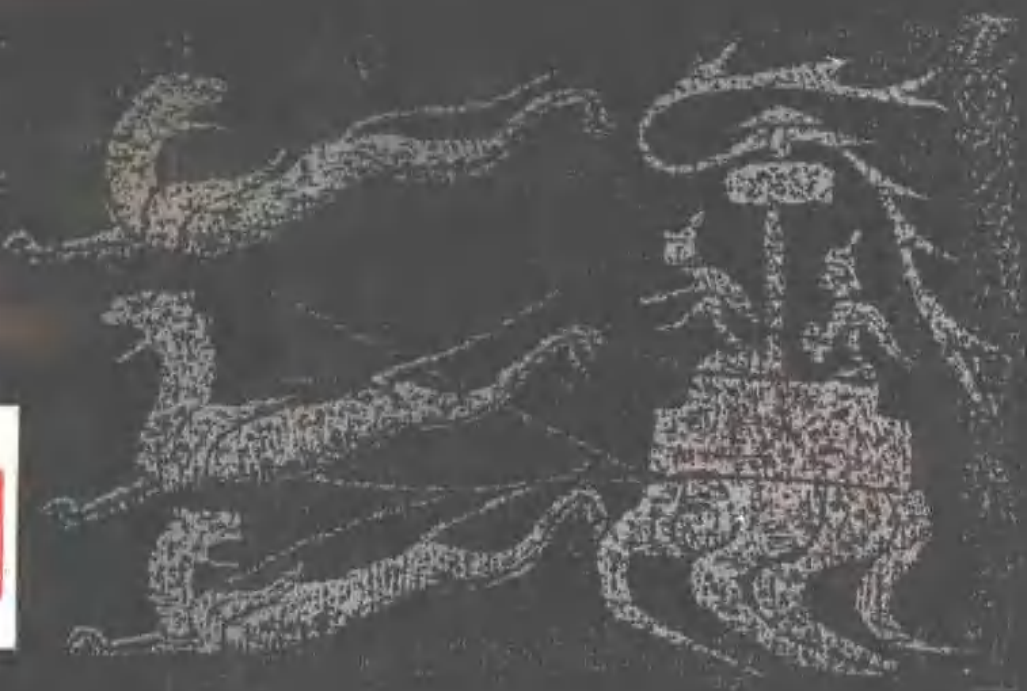


汉画学术文集

主编 韩玉祥 副主编 魏仁华 李陈广 张兼维



汉画学术文集

主编 韩玉祥 副主编 魏仁华 李陈广 张兼维

河南美术出版社

汉画学术文集

主 编:韩玉祥

责任编辑:杨振熙

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阳印刷总厂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230 千字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7-5401-0583-6/J₀·447

定价:25 元

纪念南阳汉画馆创建六十周年



目 录

汉画馆建设

弘扬汉代优秀文化 开创文博事业新风(代前言) 1

南阳汉画馆新馆及画像石陈列的构思 119

南阳汉画馆大事记 310

汉画学学科建设

将汉画像石考古学再推进一步 6

汉画学刍议 49

汉画像石墓断代史研究

对于杨官寺汉画像石墓时代问题的再探讨 15

汉画像石墓产生根源补论 57

试论商丘汉画像石的发现及其意义 284

从韩楼汉墓看汉画像石的起源 297

试述南阳晚期汉画像石墓的特征 303

汉画像石图像考释

汉画中的骠车 19

汉画女娲伏羲新考 27

-
- 汉画中球类活动形式研究 90
从南阳汉画说秦汉建筑构件的装饰 106
试论汉画中的北斗星画像 128
鲁南地区汉画像中的佛教图像考 135
试析羲和浴日汉画像石 186
浅谈南阳汉画中的犬 230
汉画中的车杂考 256
南阳汉画考释质疑三例 280
南阳发现“耕耘”画像石 292

汉画社会学研究

- 汉画艺术的天人、伦理观及现代意义 77
人类早期的社会信息 98
儒家丧葬观与汉代葬俗之关系 113
从汉画看汉代妇女对汉文化的贡献 158
略谈儒家思想对山东画像石的影响 167
从汉画看我国精耕细作农业的初步形成 189
试析楚文化对南阳汉画的影响 204
由汉画试析汉代的丧葬礼俗 216
从南阳汉画看汉代崇尚名节之风 225
《讲经图》与汉代教师地位 235
从南阳汉画看汉代民族关系 249

汉画神话学研究

远古图腾的遗绪 42

汉代人与神话画像 173

略论南阳汉画升仙辟邪中的楚文化因素 196

从汉画看汉代吉祥文化 268

汉画艺术学研究

河南汉画像题记研究 33

楚汉艺术中的人兽母题 68

试论汉画中舞蹈的形式美 180

浅谈汉画中的乐器 243

东吴盘口壶釉下彩绘 261

文化名人与汉画

董作宾与南阳汉代画像石 84

关于王晖棺槨画像的名人题咏与学术争议 145

弘扬汉代优秀文化 开创文博事业新风

——纪念南阳汉画馆创建 60 周年

（代前言）

六十年前的今天，在一大批热爱祖国历史文化遗产并具有远见卓识的仁人志士们的推动下，中国第一座专门收藏汉代画像石刻的博物馆诞生在古城南阳。当时，虽然仅仅保存有 118 块画像石，馆舍也十分简陋，但它却开创性地使汉画像石首次走进了博物馆的殿堂，保存至今的《南阳汉画馆创修记》，历史地记载了这一盛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河南省人民政府于 1959 年将汉画馆迁建在南阳卧龙岗上，选取 500 余方画像石镶嵌于壁间，形成了气势宏大的汉画艺术长廊。随着汉画像石的大量发现，对其收藏条件和陈列方法亦有更高的要求，于是，一座规模更大的汉画馆于 1979 年应运而生。这座汉画馆展厅面积 2000 多平方米，举办的“南阳汉代画像石陈列”选取了 192 块精品，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按内容分为四个部分专题展出，为认识和研究南阳汉画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为了进一步弘扬民族文化，发挥汉画像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河南省政府和南阳市政府于 1986 年决定再建一座新型的汉画馆，并以此为主体进而形成具有独特风格的汉代旅游景区。这座汉画馆设计展览面积 6000 平方米，景区占地面积 80 余亩，已于今年 9 月底完成了展厅土建工程的施工。这座融陈列展览和旅游功能为一体的汉画馆建成后，将为我国汉代文化研

奠定坚实的基础,也将为我国汉代文化旅游开辟更加广阔的天地。

在纪念南阳汉画馆创建 60 周年的今天,我们向为新馆建设付出巨大心血的国家计委、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报社、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省计委、省旅游局、省财政厅、省建设银行、省文化厅、省文物局、南阳市委、市政府、市计委、市财政局、市文化局、卧龙区委、区政府、区计委、区财政局、区文化局、卧龙乡政府、文化系统各单位以及所有热情支持、帮助汉画馆建设的单位和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南阳曾经以“南都”和“帝乡”的地位而称雄汉代数个世纪。因而,做为财富和身份象征的画像石墓在这里星罗棋布。画像石作为这种墓葬的建筑构件,无言地表达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情感。历史上,这种画像石早有出土,但是,直至本世纪初年,人们一直没有关注到它的存在。约在 1923 年—1924 年,南阳籍学者、后来成为著名古文字学家的董作宾先生首先认识了画像石的价值。1928 年,著名教育家和方志学家张嘉谋先生在宛赈灾期间,收集汉画拓本数十幅带回开封,由河南省博物馆馆长关百益选取 40 幅出版了《南阳汉画像集》一册,南阳汉画开始为学术界所重视。1932 年,南阳籍学者孙文青发掘了草店汉墓,并调查访拓了一批画像石,于 1937 年出版了《南阳汉画像汇存》一书,这是解放前出版的第一本南阳汉画大型图录。鲁迅先生在 1935—1936 年间,委托王冶秋、王正朔、杨廷宾等人收集南阳汉画拓本 231 幅,鲁迅博物馆和鲁迅纪念馆整理出版的《鲁迅藏汉画像》第一集,发表了他的主要藏品。

南阳汉画像石的大量发现、发掘和收藏是在建国以后。1958 年在上级政府的关怀下,改造了南阳市七孔桥,拆下了建桥用的画像石 100 多块。1961 年又从魏公桥上拆下一批画像石。各县市经过数次文物普查,发现了大量的画像石,其中一部分已迁入汉画馆收藏。尤为重要的是考古工作者科学地发掘了大批画像

石墓,为全面正确地认识南阳汉画的价值提供了科学依据。这批画像石墓已有 40 多座,其中大部分已搬迁至汉画馆,并将著名的唐河针织厂墓和唐河郁平大尹墓复原于汉画馆附近,供参观和研究。现在,汉画馆已收藏近 2000 块画像石,成为全国藏量最大的汉代石刻博物馆。画像石的大量发现和收藏,使南阳成为全国四大画像石产区之一,构成了独立的中国画像石区域体系。

南阳汉画馆为宣传和研究画像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73 年,应日中友协的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碑刻画像石展”赴日展出,展品中有南阳汉画拓片 40 余幅,在日本各大城市巡展期间,日本学术界和新闻界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曾经激起了汉画热。之后,南阳汉画馆又先后在新加坡、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深圳、海南等地举办了汉画拓本展,为使更多的人了解、认识、进而研究汉画提供了机会。

对画像石的整理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编辑出版了《南阳汉画像石刻》、《南阳汉代画像石》大型图录、《南阳汉代画像石砖》、《南阳两汉画像石》、《南阳早期汉画拓片选集》等 10 余种专著,发表了 100 多篇学术论文。这些著作和论文对南阳汉画像石的内涵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在画像石的艺术渊源、画像石墓的起源和衰落及分期、画像题材的分类和艺术风格等课题的探讨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对天文、神话、百戏、体育活动、墓主人身份、建筑艺术、门画艺术等专题亦有深入的研究,这些成果,对于拓宽汉画研究道路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另外,由汉画馆创办的全国第一本《汉画研究》杂志已出版三期,发表了一批很有见地的研究文章。

六十年来,南阳汉画馆参加了多种学术讨论会,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1985 年,为纪念南阳汉画馆创建 50 周年,在南阳召开了“全国汉画学术讨论会”。这是我国汉画学术界的第一次盛会,云集了全国各地的汉画研究学者。向大会提交的论文研究水平之高,研究领域之宽前所未有。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汉代画

像石研究》论文集，充分展示了这次会议的学术水平。在此之后，又参加了在山东嘉祥、河南商丘、四川乐山、江苏徐州四次汉画学术讨论会，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天文与国际交流”学术讨论会。1993年，又参与召开了南阳国际汉画学术讨论会。1991年中国体育博物馆、河南省体委与汉画馆共同在南阳召开了全国首届“汉画与古代体育”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体育与汉画学者们一起就汉画中的拳斗、射箭、技击、角力、马术、足球、投壶、六博、技巧等有关体育活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成功地把汉画与体育史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

南阳汉画之所以倍受重视，取决于它自身所具有的文化价值。首先，它是一种纯粹的民族文化，在西方文化尚未渗入的时候，它融汇了中国南北文化的精华，成功地把当时的科学、艺术和感情追求予以表现，成为一种有着深厚民族基础的文化载体。其次，它具有独立的审美体系，所开创的构图、造型等艺术表现方法，都突破了先秦艺术的羁绊，成为一种崭新的艺术。更为重要的是，它对汉代以后的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艺术表现方法被后世长期地运用着。当代许多艺术匠师们——美学家、画家、雕塑家、舞蹈家、音乐家、文学家、诗人等等，都在汉画馆这座艺术宫殿里徘徊留连，用他们那睿智的目光，探寻着汉画里的奥秘，在进行着新的艺术创造。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先生指出：“南阳汉画像石是难以匆匆理解的文化现象，初步印象可以说明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这一艺术宝库的价值在未来将更加辉煌。”

南阳汉画还具有重要的旅游价值，它的题材内容包容了汉代社会的许多方面，是了解汉代社会风情、科学技术、艺术生活等内容的形象载体。所以，在新汉画馆的展览设想中，将陈列出天文厅、乐舞厅、杂技厅、斗兽厅、历史故事厅等专题展览；还将复原一批汉画像石墓，以让广大游览参观者更加真切地了解汉代社会的生活和民俗、科学和艺术成就，真实可信地饱览汉代先

民们所创造的艺术风采。

六十年的岁月，汉画馆已经成熟。国家颁授的各种荣誉和世所瞩目的学术成果在做着证明。1993年，汉画馆被国家文物局命名为“全国优秀地县级博物馆”；1994年，被国家文化部、人事部评选为“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体”。

六十年的岁月，汉画馆正年轻。一座现代化的汉代石刻艺术博物馆刚刚起航，任重道远。建馆六十周年庆典和汉画馆主体工程的落成，将是又一个新的里程碑，汉画馆的历史隆重地掀开了崭新的一页。我们坚信，有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有各界人士的鼎力相助，汉画事业必将有更加光明的未来。

韩玉祥 一九九五年十月十日

将汉画像石考古学研究 再推进一步

汉画像石是我国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中一颗逾千年而不朽的瑰宝，它以绘画、雕刻的艺术形式，形象地记录和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成为研究汉代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风俗及美术史、科技史等诸多方面的重要资料。汉画像石分布广泛，遗存丰富，对汉画像石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已成为考古学尤其是汉代考古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汉画像石出土资料的丰富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其诸多方面的价值也日益显示出来，对汉画像石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科，特别是以美术为首的各种艺术史门类，都涉足到汉画像石研究领域中来，这对汉画像石研究来说是非常可喜的现象。坚持这种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向和互补，将会推动汉画像石研究向更加广阔和深层次发展，进一步揭示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信息。

对汉画像石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向是肯定的。诸学科的研究是可以相互促进和互补的，而不是替代的。即使是对汉画像石有着许多共同研究对象的考古学和美术史来说也是这样，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考古学上的类型学和年代学也适用于古代美术史的研究，而考古学对汉画像石艺术形式的观察、著录和研究也须应用美术史学的理论、分类和术语。但是，考古学是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把汉画像石作为实物标本，其研究目标在于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而与美术史学者从作为意识形态的审美观念出发以研究汉画像石美术品，二者又有原则性的差别。举个小

例说,如有的美术学者提出的汉画像石新的艺术价值,即“拓本带来汉画像石刻第二形式问题,其中包括拓工的匠心,拓本的黑白效果”等^①,显然这不属于考古学研究的实物对象,而系从审美观念出发的美术学研究领域。至于从美学角度对汉画像石审美价值的发掘、借鉴和再创,以弘扬光大民族优秀文化艺术遗产,那也是美术学所能承担的锦上添花的事。

多学科的研究丰富和拓宽了汉画像石或扩展了“汉画”研究领域,但不等于汉画研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汉画”这一名称,尤其是它包括了汉画像石、砖以及汉代各种遗迹、遗物上的绘画雕刻如铜器画、漆器、帛画、壁画、陶器画、圆雕等造型艺术的广泛概念,其名称定位主要还是从属于美学或美术史学的角度和范畴,即指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绘画、雕刻等艺术形式和审美价值。若从美术史学意义上说,“汉画”作为一个时代的绘画、雕刻艺术,大概是可以成为一相对独立学科的,即是如此也需要分门别类,不好把雕塑、范铸等类艺术品都囊括到“画”的涵义中去。但是,这些各种遗迹、遗物上的“汉画”,尽管在艺术形式上有联系或相互参证,而在其审美价值的背后,这些“画”和其赖以存在的本体,其产生背景不同,存在形式不同,功能用途不同,质地不同,制造和工艺技术不同,来龙去脉也不同,这又不是美术史学所能包含研究的对象。汉画像石或汉画研究和汉画学科是不同的概念,对汉画像石或汉画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更不能等同它就是一门独立学科。如有人这样说:“汉代画像砖石已进入许多学科领域之中。这些学科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按自己的研究规范,已使用了许多汉画的材料。在这种情况下,把汉画本身作为一个学科,建立汉画学,不仅有必要,而且有了可能。”^②这段引文前面说的是事实也是正确的,但得不出后面的结论。不然的话,这个包罗广泛的“汉画学科”,又从何学科角度和研究规范去研究呢,难道诸多学科在此相遇,汉画本身就成了一个新学科,并产生了新的“自己的角度”和“自己的研究规范”,起码现在还茫然

不知。话又说回，我是很赞同诸多学科的涉足和共同努力来推进汉画像石研究的。

多学科对汉画像石的研究并不是均等平齐的，其中主要的还是考古学和美术史学两大门类，它们都几乎不同角度地面对着整个对象。但有些学科如某些科技史、艺术史门类，它面对的是汉画像石中某些与本学科有关的专题或个案，当然对这些专题或个案的研究，不仅揭示了汉画像的内容和价值，而且也丰富了其本学科系列和内涵。我国对汉画像石的研究，是在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基础上逐步开展起来的。在诸多学科中，汉画像石考古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先导的作用——这当然不是全部的，别的学科、特别是美术史学研究也同样启发和引导了考古学研究方面的开阔与深入发展。同样，汉画像石考古研究的发展水平如何，也影响或制约着其他学科对汉画像石的研究以及综合的整体研究。我们应冷静地看到，对汉画像石研究虽然有了诸多学科的涉足，取得了成绩和发挥了作用，但其总体学术研究水平还是很不够的。无论从考古学或美术史学角度，对汉画像石研究还没有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充满时空概念的学术框架体系，汉画像石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画像石艺术的本质意义尚未真正揭示出来。其原因之一，不能不说是汉画像石考古学研究的进展不足。因此，进一步检讨对汉画像石考古研究的缺陷或不足，总结经验，开阔视野，努力把汉画像石考古学研究再推进一步是非常必要的，这也将有益于对汉画像石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有一个金石学，汉画像石考古研究更明显的脱胎于这个传统的金石学。宋代兴起的金石学，就对汉画像石作了著录，特别是到清代乾隆年以后，金石学发展到鼎盛时期，其间黄易等人又掘出湮没已久的武氏祠画像石，其“画像古朴，八分精妙”，更加激起对汉画像石的收集和著录不断扩大。自宋以降到本世纪初，有汉画像石刻的金石学著录不下数百种，做出了肯定的不容抹煞的历史成绩。但是，传统的金石学对汉画像

石著录、研究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一则是著录的资料主要来自未经科学调查、发掘的零星汉画像石,而又往往依据辗转搜集来的拓本(不少旧拓本又擅意取舍不出全貌);次则著录研究的内容偏重于石刻文学和有榜题的画像,对大量无榜题的画像则不甚注意,对画像石上的边饰、花纹更不予论及;再则不少金石著录题跋,完全离开原石状况只品评拓本的善劣完缺,颇有玩赏之风。此外,对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艺术,画像与其所在的建筑等整体状况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较全面的考察,更为金石学所不及。当然这些不能苛求古人。本世纪初,随着近代考古学在我国确立,对汉画像石的著录研究也开始走出金石学家的书斋而迈入考古的领域。对汉画像石研究逐渐突破了孤立地著录和考证,研究范围不断扩展,为金石学所忽略的雕刻技法和艺术风格等问题也提出重视,开始把汉画像石作为历史文化现象并从其构成的建筑物去考察。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以考古调查、发掘为手段对汉画像石资料的著录、积累逐步完善,对汉画像石的区域类型和断代分期及其产生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等基础研究课题也提出并开展起来,资料日益丰富,研究著述日益扩展增多,越来越多的学科涉足到汉画像石研究领域中来。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更应注意到汉画像石考古研究发展还很不平衡,其研究状况和成果还是零散支离的:对汉画像石的认识和研究方法也有局限,传统金石学的影响和不脱臼窠的著录、考证方法仍然存在;对汉画像石的区域类型和分期断代的考古基础研究尚未深入下去,尤其是缺乏真正打破现在行政区划界限而从全国的整体视野去考察;对汉画像石考古学研究目标方面的揭示也显浅止。因此,在对汉画像石考古系统、深入的研究和学术推进还显得贫乏。可以这样说,在诸多学科对汉画像石研究进展中,我们只有感到和敢于面对本学科的不足,才能真正推动汉画像石研究向更高层次发展。下面,结合自己的体会再谈几点粗浅的意见。

一、首先从考古学角度如何看待汉画像石实物标本。今天所说的“汉画像石”这个名称,是从金石学衍用过来的。金石学是一块一块零星收集、著录汉画像石资料的,也是这样看待汉画像石的。直到今天仍有人沿袭着这种概念。因为,顾名思义画像石就是刻在石头上的画像;再加金石学著录的影响和实际看到的一块块画像石、一幅幅拓片,很容易接受这种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它的本貌。而考古学应把汉画像石看作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文化现象,它是作为墓葬建筑物存在的,“汉画像石”(指一块块的)是墓葬建筑物的构件。汉画像石并不是孤立雕刻的纯艺术品,它首先是一种功能艺术,是为当时社会丧葬礼俗服务的,更是实际附属于墓室、祠堂等墓葬建筑物上的装饰。所以,考古学所说的汉画像石实物,虽然也包含一块块零散汉画像石,但是它的目标则是画像石构成的建筑物性质和原貌。如果脱离其原来存在的建筑物整体,只零散、孤立地看待和研究汉画像石,那就等于只见砖石而不知有楼房了,还谈何恢复古代社会文化面貌呢。再者,作为附属于墓葬建筑的汉画像石艺术,它的题材内容和位置经营等,都和这种冥世的建筑相联系,其中有许多画像石的内容与花纹又互相联系而有机地组合于建筑物上的。在这方面,我们在考察复原了著名的武氏祠画像石后,有深切体会^③。以边饰花纹来说,尽管在每块石头上的位置不同,但在其构成的祠堂内是三壁平齐相联而服从于建筑整体布局的;画像内容与其所在建筑物上的部位和五行方位相联系;有些不同石块成墙面上的画像又相互联系组成一个完整内容等。过去金石学零散、孤立地著录和考证,不但不知其原貌,而且出现不少差错和谬误。今天汉画像石考古研究不能再蹈金石学的旧辙,不然会丢失许多原涵的文化信息,更谈不上实现远大目标。又如今天南阳麒麟岗发掘的一座汉画像石墓,在前室顶部有九块画像石组成一幅完整的天文图像^④,如若不是考古发掘而是零散的收录或孤立地看待这些画像石,它的整体面貌、重要价值和丰富的